

野百合的路

嚴沁

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野百合的路 / 嚴沁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 :  
小說創作雜誌出版 : 錦德總經銷, 民80  
面 ; 公分. -- (嚴沁作品 ; 10)  
ISBN 957-9309-01-9(平裝)

857.7

80000957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●嚴沁作品10●

ISBN-957-9309-01-9

野百合的路

作者 / 嚴沁

總經銷 / 錦德圖書公司

發行人 / 汪成華

地址 / 北市汀州路426號2樓

出版者 / 小說創作雜誌社

電話 / 3944854

製作發行 / 躍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傳真 / 3938109

地址 /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

登記證 / 局版台誌字第1187號

電話 / 7031828 7057118

初版 / 中華民國80年5月

傳真 / 7024333

劃撥帳號 / 0744691-1 汪成華帳戶

定價 / 新台幣 150 元

●本書若有破損缺頁敬請寄回本社更換●



## 嚴沁

台大外文系畢業。原籍杭州，出生於上海，成長於台灣，居住於香港。

寫作十餘年，出書百餘本。

她的好朋友對她說：「寫作有如愛情，可能是劫。」

嚴沁微笑：「我甘願糾纏一生一世。」

她在文字間展露了內心世界，既感性，又浪漫。

她說：「讓我的讀者在文字間找尋真我吧！」



# 野百合的路

---

嚴沁◎著

她就像野外的百合，  
遍山遍野怒放，  
原野孕育了她，她創造了自己的生命；  
在惡劣的環境下，生得愈茁壯，  
愈顯出堅強的生命力。



蕭百合在她寬大明亮的辦公室裏簽完最後一份文件，長長的透了一口氣，腰背卻伸得更直更挺了。四十歲的百合是個精緻的女人，恰到好處的五官巧妙的安排在小小的臉蛋兒上，如果不是她眼中那份堅毅的奪人神采，人們會被她外型所騙，以為她是個柔弱女性。

事實上，百合擁有著整個十萬呎廠房的電腦電子公司，憑她的能力魄力，她使業務蒸蒸日上。這陣子的忙碌就是她要使這家公司股票上市，把業務擴展到海外去。只是今天她不用工作得太遲，因為是她的生日，她的子女們要為她特別慶祝。

四十歲了。她又舒一口氣。並不是因為工作繁忙辛苦，而是，她終於擁有了自己的事業、自己的工廠，這些年來的掙扎奮鬥終於有了成果。

四十歲，對其他的女人來說或許是該「退」的年齡，該享享清福了，可是百合不，每一歲的開始、每一朝的來到都是新的日子，都有新的挑戰，她絕不能放鬆。她這半輩子的路都是這麼奮

不顧身的勇往直前，她習慣了，也享受這種衝鋒陷陣的快樂與刺激。並不是她的野心，而是逼不得已。

然而這麼悠長的日子，從十八歲開始到現在，整整二十二年了吧？從一無所有到今天，她是充滿驕傲與感謝的。尤其歲月除了帶給她成就、經驗、智慧之外，彷彿並未在她臉上留痕，或許是她那種精緻的五官、小小的臉蛋並不容易老吧？她看來仍如三十許。

她從不化粧，穿著也簡單大方，她的美麗在於她的神采，在於她的氣度，在於她那在其他女人身上、臉上看不到的堅毅。

秘書輕敲著門，送進來一封信。

「林太，剛才有人送來的信。」

是。蕭百合是林太，二十二年前開始她就是，唯一的孩子已長大成人，只是，丈夫早就離棄她兩母子，在她十九歲那一年就離開她了，遺留給她的年歲卻是——她不再想下去，拆開那信封。

一張簡單素雅的生日卡「生日快樂」，上款寫著「百合」，下款只簽了個「剛」字。

她心中一陣輕微的漣漪，一陣說不出的溫馨。二十三年來每年生日收到這樣一張卡，天涯海角從未間斷，只是漣漪，掀不起心中更大的波動，然而那些日子以來，的確成了她生命中一個支柱，令她有勇敢向前的勇氣，令她在絕望時還有一線光亮。對她來說，這卡有著永恆的意義，那



個「剛」字也有著永恆的回憶。

回憶有甜有苦，有快樂有悲哀，屬於「剛」的那一段既是充滿了天真、單純的快樂，那無憂的笑聲散佈在原野每一個角落裏——山坡上、小溪邊、田間小路旁，那樣的清純，那樣的童稚，像用天上閃閃星星串起的日子，透明得純白無瑕。

那個屬於原野的「剛」，那個屬於十八歲前的日子，那個她已埋藏了好久、好久，除了漣漪再也掀不起更大的回憶。

原野，「剛」屬於原野，百合也是，那麼純樸、健康、硬朗、善良的孩子……

黃昏。

十七歲的蕭百合放學回家。她不算高，五呎四吋的樣子，但很瘦，瘦得有點我見猶憐。她念中五會考班，功課的壓力令她沉默，精緻的小臉上一片肅穆，唯一的一點光芒出於她寒星般的眼睛，那光芒很特殊。

推門進屋，她呆怔一下。父母都坐在小小客廳裏，除了那個最愛串門子、大家都叫她十姨的女人外，還有一個頗為莊嚴的老人家。這是家裏罕見的情形。

百合半低著頭含混的打了個招呼，立刻閃進臥室。

家裏很少有陌生的客人。

故意把臥室門留一條小縫，想聽聽他們在說甚麼。這只是女孩子的好奇。

「就這麼說定了，你們倆慢慢考慮，」十姨彷彿對父母說：「林先生是很有誠意的。」

「是，是，我們會慎重考慮。」父親應著。

「三天之後我來聽回音，」十姨聲音裏有了笑意：「我希望你們夫婦別讓我失望。」

「是是，我們會慎重考慮。」父親再說。

然後聽見開關門的聲音，十姨和那林先生相繼離開了。

百合從臥室走出來。「那是誰？媽，」她低聲問。她是個斯文的女孩子：「十姨帶他來做甚麼？」母親看父親一眼，沒有立刻出聲，有一點頗為爲難的神色。

「他們是來求親的。」父親卻說。

求親！百合嚇了一跳，替誰？

家中只有她一個女孩子，弟弟尚年幼，難道是替她提親？

「爸爸——」

「我還在考慮，」父親正色說：「林家是正當人家，書香門第，也沒甚麼不好。人家的家長親自上門了。」

「但是——我還在念書。」百合低聲抗議。現在是甚麼時代了，還有求親這件事嗎？何況對方是甚麼人都沒見過。

「念完中五也差不多了。」父親是威嚴的，在家中，他講的話就是法律：「林家是好人家的，

在我們附近的這個鄉村，以他們最富有。」

百合覺得委屈，卻不敢表現出來。

父親是古老家裏對傳統的守護神，任誰也不能侵犯他的尊嚴。

「一切——也還只是談談，未定大局，」母親在一邊打圓場：「妳別擔心。」

「是。」百合的頭垂得更低。

十七歲，對未來充滿了幻想與憧憬，心中也有夢，這麼早替她訂下終身，她怎麼不覺委屈？而且——現在老早興自由戀愛，隔壁的慧姐不是嫁了城裏的一個好看男孩嗎？看他們多幸福快樂。

回到房中，她無心看書做功課，她覺得這一切對她是來得太早太急了。

母親跟著進來。

「百合，妳放心，我一定要見過對方男孩才算數，不會委屈妳的。」她說。

百合心中更驚，這麼說，事情是否已經談得七七八八了？

「媽，我還想去幾件事，結婚是太早了，我才十七歲。」

「我知道，時代不同了，可是妳爸爸——」母親似有隱衷。

「我們家有困難？」她是聰明的。

「哎——不，」母親搖頭：「妳別問，放寬心情，事情還沒有決定。」

「妳能幫我嗎？媽媽。」百合請求。

「我會盡力。」母親離開。

分明是件喜事，爲甚麼大家都愁眉苦臉？

吃晚餐的時候誰也沒再提起這事，父親的嚴肅面孔甚至使大家都不敢出聲。

晚上做功課，百合像往常一般努力，可惜心神總是不定。結婚，這兩個字來得太突然，太突然了，只能令她張惶，措手不及。

夢中都不得安穩，許多莫名其妙的怪夢，許多不知所謂的景象，然後——夢到「剛」。

早晨醒來，百合仍緊記著夢中的「剛」，怎麼會夢到他——那比她高一班的男同學？

「剛」是中六理科班的班長，是個瘦長清秀的男孩子，功課很好，身上有一股難見的書卷味，講話很斯文有禮，尤其是——尤其是當他的眼睛轉到百合身上時，有一絲十分動人的溫柔。

他們是熟悉的，卻不很接近。

在這比較保守的衛星城市裏，年輕男女走在一起會被人家說閒話的。

但是，今晨他們在去學校的途中遇到了。

「早。」剛先打招呼。

「嗨。」百合看他一眼立刻垂下頭。她並不是個害羞的女孩子，在任何人面前她不會如此，只是遇到「他」。

「妳比平日早了些。」他說。

平日他也注意她上學的時間嗎？

「今天醒得比較早。」她答。想起昨夜夢中有他，莫名其妙的臉紅。

「有事嗎？」他是極細心的，「妳看來臉色不好，功課壓力？」

「不，不，是點私事。」她搖頭。

「如果妳覺得我可以分擔，請告訴我。」

她爲之動容。

怎樣的一句話？「如果妳覺得我可以分擔，請告訴我。」她心跳加速，她感覺到他的心意。

真的，她感覺到。

「我——我會。」她覺得眼淚浮了上來，在她眼眶中轉動。

她不讓它們滴下來，她不能。她不能讓自己變成那麼軟弱的人。

默默無言直到學校門口，然後各自回教室。

很奇怪，今天百合的心就覺得踏實了很多，「剛」願爲她分擔呢。

「剛」叫甚麼，全名是甚麼她很容易可以知道，只要問一聲中六班同學。可是她沒有這麼做，他是「剛」，這就夠了，名字應不代表甚麼，重要的是他那個人。

在學校是快樂的，百合喜歡學校裏的氣氛，無憂無慮，只爲書本學問而努力。而同學都是那麼親愛友善的。

「我預備報考中大，妳呢？」淑華說。她是百合最好的女同學。

「我不知道，」百合搖搖頭，「我還沒仔細想過，也許我要工作。」

「妳不是說過想考中大嗎？」淑華詫異。

「不一定。」她不願深談。

「他們說早晨見到妳和阿剛，」淑華似試探：「你們約好的？」

「怎麼會？」她淡淡搖頭，心中卻有絲甜意：「在半路碰到而已。」

「你們很稱。」

「別亂說，給別人聽到算甚麼，」百合很緊張：「我跟他一點也不熟。」

「但是，好多人說他的眼睛總跟著妳轉，他眼中只有妳。」

「更胡扯，」百合臉紅了：「妳知道我不和任何男同學來往的。」

「我知道，可是他——」淑華知道玩笑不能開下去，自動住口：「百合，妳不會等父母替妳說媒的吧？」

「妳——」她心中不安與委屈又浮了上來，誰說不是？

星期天的早晨，百合起身早，到小小的後園裏澆花。

她看見比她小三歲的弟弟樹人在後園的一角埋頭讀書。樹人是個勤力用功的學生，中二，成績極好。父親說過以後要供他上大學。

「早，樹人。」她微笑。

她十分十分愛惜這唯一的弟弟。

樹人抬起頭，神色有點特別，特別得她竟無法看得懂：「早，姐姐。」

「禮拜天，也不多睡一陣，平日讀書，你總是睡眠不足。」

「不。我睡不著。」樹人的聲音很沉很悶，有心事似的。

「有甚麼事？」百合是敏感的。

樹人把視線定定的放在她臉上好久。

「沒事。」他又低下頭。



百合知道樹人一定隱瞞了甚麼，可是也深深了解固執的弟弟，他若不說，沒有人能從他嘴裏聽到甚麼。

她慢慢的澆花，修剪了一些花枝花葉，然後預備回房念書。她是會考班，這一年的成績對她一輩子都好重要。

「天氣太熱時你進屋，不要熱壞了。」她說。

「我知道。」樹人的聲音不但悶，而且還有點賭氣的味道。

這孩子，誰又惹了他？

看了一小時書，她聽見父母起身的聲音，屋子不大，隔一道牆的聲音容易傳過來。

她立刻起身，到廚房預備早餐。看看時間，現在也不過清晨七點十分。

把熱騰騰的粥、小菜全搬到飯桌上，母親也就開門出來。

「唯一的假日爲甚麼不多睡？早餐我會弄的啊。」母親責怪。

「我樂意爲妳分擔家務。」百合愉快的。

幾天前那些憂慮已去，父母並沒有說甚麼，那頭莫名其妙的婚事不成了吧。

母親憐愛的看著自己標緻的女兒，坐下來甚麼都不說。父親跟著出來。

連吃早餐他也是嚴肅的。連一向多問題的樹人在早餐桌子上也沉默得很。